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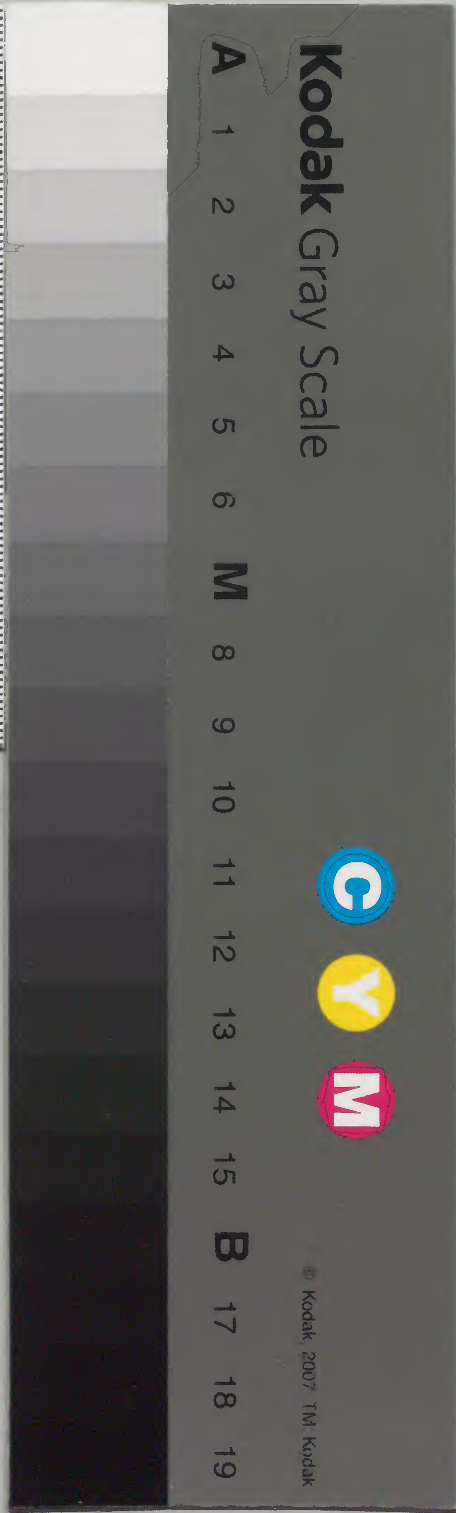
國史纂論

和書門
 類號函架冊
 〇三五一

186
 內閣文庫
 和書類
 〇號冊架
 四冊
 一函
 一四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40
冊數	5 (1)	
函號	141	186

141-186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山縣禎著

國史纂纂論

長門明倫館藏版

太政官文庫			
和	史	共	冊
書	二	五	
門	四	冊	
	號	架	函

國史纂纂論序

國史纂纂論 萩文學山縣禎

所著也今茲 藩侯將命鑿

諸梓 徵余序余嘗承 侯之

請往屢講經相熟已久其何

國史纂纂論

序

一

敢辭序曰聖賢脩己治人之
道固莫經如焉欲觀古今治
亂興廢之迹則惟叟爲然經
者叟之權衡叟者經之羽翼
其體雖殊其理未始不相須
也故善讀叟者審乎古今之
迹而斷之以經其合焉者治
離焉者亂循焉者爲君子悖
焉者爲小人其理昭然不差
毫髮如持符契以合左右然

其閒有心迹不明是非難辨
惕然感於心而不能已者各
出其所見追麟經以商議之
此叟論之所繇作也古人叟
論無慮數十百家而范淳夫
唐鑑議論尤正大明白傑出
乎諸家朱子稱爲春秋二三
策萬古闢群蒙豈不以其邃
於經精於理而是非出于至
公也歟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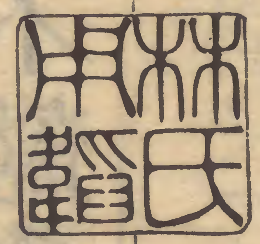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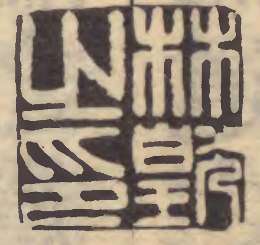
吾邦上下數千年閒治亂之迹政事之得失以至人物之邪正淑慝載在叟籍先儒辯論胥有裨于後學特惜其未備耳矣禎旣沈涵經術而於脩己治人之道固已講究之芻注意於國叟其是非得失壹以經爲斷議論侃侃不少假借也然虛懷取善見諸儒之言犁然有當於心者輒鈔

出而編纂之閒以其所見附
焉是是非非皆足以垂監戒
於將來而啓讀史者之心目
其體蓋劭唐鑑云 侯嘉獎
之開離以公諸世又將朝夕
觀焉以爲脩己治人之資其
好古隆儒之意顧不懿乎故
余樂序而道之

大學題林總文

弘化三年季春月

大學頭林銜造文



國史纂論序

史之記事直書義自見其是非得失天下固有公論矣然史藉浩瀚善惡并錄雅俗兼收人事世態紛然錯出是以初學讀史者茫然不知所選譬如百貨在肆雜然臚列其真贗攻苦不易遽辨又譬青白紅紫燦然陳于

前或有舍正色而取間色者也讀史者亦然人物之湫慝政治之得失顯然彰著者則固可隨觀而辨識焉至於理之隱微事之疑似則有非得識者之商榷初學難遽得其要領者矣且瑰竒磊落之行譎詐縱橫之辨初學之士忽視之則有駭而悅之愛而慕之者亦不可不辨其非而正其惑焉此史之所以有論也故自遷固之史而歷世史藉皆有論斷而後世評論史傳之書益精益嚴皆所以使讀者明於邪正淑慝之分莫惑乎隱微疑似之間也本邦六國史之後水府有紀傳林氏有編年皆集史大成

者也近世史略外史等之書往々繼
出史筆不乏其人而未聞有專以議
論成編者也此豈獨可缺乎哉如
帝大友之承統 南北朝之正偽世
有紛紜之論而兵家者流之尊奉機
山不知其為亂臣賊子之魁也諸如
此類得識者之明辨而後當決其疑
似而發其姦慝矣且欲知當今之得
失者莫如監前代也就前史而明治
亂興衰之幾審邪正淑慝之分如燭
照而鑑察然後善可法惡可畏而可
以為後世之明戒矣是議論之所以
不可缺也余纂前輩論史之言而詮
次是編意亦在此焉編成上自

神武天皇下至慶長之初分為十卷
名曰國史纂論間附以己意欲使吾
黨讀史者併觀而有所考焉讀者若
以議論嚴刺議之則失前輩論史之
本意矣夫垂鑒戒於後世者不得不
引繩操墨辭嚴而義精焉若夫觀人
則異乎此矣一人之行有善有惡一
世之事業有得有失齧蹠之馬有千
里之用烏啄之毒可以愈風濕故取
其可取舍其可舍可也蓋觀人者宜
寬戒世者宜嚴其義並行而不相悖
也已

天保十年己亥春三月山縣禎文詳
書于太華書堂芸窗下



書于大華書堂窓窗下生方寬書

天新十年三月廿八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下' and '合其'.

國史纂論凡例

一余嘗讀栗山氏保建大記喜其體倣范太史唐鑑
議論精確足以袞鉞百代也又惜其自保元至建
久僅止於三十餘年間也因竊欲續成之以上泝
人皇之初下至近世焉既而讀先輩論史之言
往往有得吾意所欲言者苟改頭換面以為出己
創意則固余之所不敢也於是攢撫其尤精確者
纂為一書使讀國史者辨是非明得失法前代監
往事而有所勸懲焉但僻鄉乏書先輩議論尚恐

國史纂論 凡例

多遺漏。若更有所得。當俟他日。而補之耳。
一此編非為史作也。為論作也。是以事多闕略。文從簡約。若欲觀時世審事蹟者。有本史史略。在就而考之可也。

一此編因論而截取本文。有六國正史之文。有大日本史之文。有皇朝史略。政記。日本外史。烈祖成績。逸史等之文。有取舍櫟括以成文者。是以文體往往不同。蓋非作史以成一家言。主議論而作故也。觀者恕諸。

一彼邦論史者。大率就前史而明得失。事係異代。是以善善惡惡。議論剴切。無所忌避。如吾邦

皇統一姓。無復革命。則凡事係朝廷者。若宜存忌諱。然也。雖然。自日本史論贊。保建大記。而先儒議論。雖事關於朝廷者。直論正議。無復所諱者。蓋後之君子。欲明前代之得失。以為後主龜鑑者。理勢不得不然也。固與當時臣子諱國惡者不同。因今錄其文。而不敢刪之。
一論者皆直錄其姓名。非不敬先輩也。國史事係

朝廷體宜然也。

天保十年己亥春二月

山縣禎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引用諸家姓名

水府義公

諱光國所著有太日本史

林道春

字子信號羅山所著有羅山文集

林恕

字之道號鷺峯所著有鷺峯文集

朱之瑜

字魯璵號舜水所著有舜水文集

安東守約

字魯默號省菴所著有三忠傳

藤井臧

字李廉號蘭齋所著有本朝孝子傳

安積覺

閑際筆記國朝諍錄

栗山愿

字伯立號潛鋒所著有保建大記

三宅緝明 字用晦號觀瀾所著有中興鑑言

貝原篤信 字子誠號益軒所著有慎思錄

源君美 字在中號白石所著有讀史餘論

雨森東 字伯陽號芳洲所著有橘窓茶話

永井定宗 所著有本朝通紀

巨正純 所著有本朝儒宗傳

室直清 字師禮號鳩巢所著有鳩巢文集

村田通信 字自新所著有楠河州傳

五井純禎 字子祥號蘭洲所著有瑣語

中井積善 字子慶號竹山所著有逸史

中井積德 字叔處號履軒所著有通語

關義寧 字子弘所著有國史綱目

尾藤孝肇 字志尹號二洲所著有素餐錄靜寄餘筆冬讀書餘

古賀樸 字淳風號精里所著有精里文集

巖垣彥明 字亮卿號龍溪國史略所引

巨勢彦仙 國史略所引

巖垣松苗 號東園所著有國史略

青山延子 字子世號拙齋所著有皇朝史略正續編

國史纂論
姓名

賴襄
安積信

字子成 號山陽 所著有日本外史
日本政紀
字思順 號良齋 所著有讀史偶論

國史纂論卷之一

長門 山縣禎 編

神武天皇初在日向國高千穗宮時西州已服東國未平長髓彥奉饒速日命為主兄猾弟猾八十梟帥兄磯城弟磯城等各為君長不相統一帝起師征之至吉備國造行宮居之三歲備舟楫蓄兵食遂帥舟師而東歷浪速河內入大和抵膽駒山長髓彥盡衆徼之孔舍衛坂與戰不利退軍草香津轉至紀伊誅名草戶畔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至菟田誅兄猾弟

國史纂論 卷之一

猾納欵進擊八十梟帥於國見岳兄磯城於墨坂皆
 斬之遂進討長髓彦饒速日命殺長髓彦以降於是
 兇賊皆就戮中州悉平乃奠都於大和檀原即天皇
 位可美真手命饒速日之子道臣命掌禁軍警衛二年定
 功行賞以可美真手命天日方奇日方命並為申食
 國政大夫以珍彥為大和國造劔根為葛城國造弟
 猾為猛田縣主弟磯城為磯城縣主天種子命天富
 命侍左右輔政詔作時於鳥見山祭太祖天神

史論大日本史論贊曰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

霑皇化睢盱跳踉暴殄天物 神武承 神聖之
 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廼
 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遂為人皇之祖
 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能賞有功奉
 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
 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
 統規模宏遠矣
 禎曰草昧之世巨姓豪族據有各地中州不相統
 一 皇祖起海隅僻遠之地一舉兵誅勦豪酋不

數歲而成一統之業。其神武雄略固可想見矣。而其德化政績。史不槩見者。蓋一戢兵之後。封功臣。設官職。擇賢任能。無為之治。自然之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已與彼周武一克商而後偃武修文。分土建官。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者。固同其揆矣。不然則皇統綿邈。傳無窮。士民奉戴無二心者。非盛德之至。而其能如此哉。其上謚曰神武者。以武功為大也。記曰。祖有功。宜矣。其為人皇第一祖也。

崇神天皇四年。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光臨宸極者。豈為一身乎。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故世聞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欲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

禎曰。自綏靖至開化八世。史不載事蹟。豈以其承皇祖至德之餘化。政簡俗樸。天子垂拱于上。而四民樂業於下。無事之可紀。歟。其享壽多。至於百餘歲。亦見其恬靜寡欲。能葆其真矣。至崇

神距。皇祖十世。歷年五百。時運推移。風氣漸開。國家漸多。故而帝性聰敏。有雄略。盡心於政事。有所更張。觀其喻群卿百僚之詔。可謂知人君天職之本矣。宜恢廓祖業。而殊域歸德。百姓殷富。以致泰平之治也。

六十二年秋七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

禎曰。今觀此詔。亦可以見帝之盡心於政事矣。

其以農務為本。是其所以致殷富也。

垂仁天皇五年。狹穗彥謀反。伏誅。狹穗彥皇后母兄也。潛圖不軌。密謂后曰。汝於夫與兄孰最親愛。后不知所問之意。且厚於親。對曰。兄也。彥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弛。若使我得志。與汝共莅天下。汝長無憂矣。乃以匕首授之。使伺帝寐。刺之。會帝幸來目高宮。枕后膝而寢。后思兄言。悲泣不禁。淚墮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虵。匝頸有雨。從狹穗來。沾朕面。是何祥也。后悚懼。具以實告。帝曰。是非汝罪也。乃使八綱

田討之狹穗彥堅城拒守。后曰：亡吾兄，吾何顏復莅天下？廼抱皇子奔投城中。八綱田縱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曰：妾奉皇子在此者，欲寬兄誅也。今乃不得免，因奉還之，遂與兄俱焚死。

史論曰：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反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瓘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

禎曰：初狹穗彥之以謀告皇后也，皇后宜正義理，審利害，百方以喻止之也，而不聽。於是乎告之於帝可矣，而皇后未嘗聞有救正之言也。抑知規諫之必不可入而止乎？而狹穗彥因后言以至誅死，則非自殺其兄也。一聞耳，於是乎后與之同死，其於天倫可謂篤矣。雖然，后既配至尊，則舍其私親

而可也。况其兄謀逆乎。乃為之致死。其情雖可悲。猶過為仁矣。

二十八年。皇弟倭彥命薨。近臣數十人。生埋壙中。哀號聲。日夜聞于外。帝聞而惻之。詔禁殉死。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酸媛崩。帝命群臣議之。野見宿禰奏請埏埴以造車馬人物等形。以樹之墓。帝嘉之。立為永制。以野見任土部職。賜姓曰土部臣。

藤井臧曰。先王教人。令送死以明器。明器者何。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蓋是慰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而已。故孔子曰。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然流俗之弊。業已至于作俑。又遂至于用人。可不哀哉。吾國俗亦嘗有此弊焉。而野見宿禰於周孔之典。未入本邦之前三百年。請帝而所猷為。與夫西土先王之制。若合符節。其賢可知矣。帝亦從之。猶鼓之應桴。其明可知矣。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卒。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慘刻之甚。終至此極。

吾邦未初至如是之酷而一時明良之會頓革舊弊暗合聖模可謂仁之至也宜哉皇統悠久宿禰之後亦綿延也

禎曰君子於禽獸之死猶不忍聞其聲故遠庖廚惻隱之心乃然也帝聞墓中哀號之聲而惻然動心亦惻隱之發也於是詔禁殉死固宜矣惠及天下後世可謂能推不忍之心者也

景行天皇十二年筑紫熊襲反車駕親征至日向居高屋宮召群寮議討熊襲有一臣進曰彼有二女曰

市乾鹿文市鹿文勇且美宜啗以重幣誘納之使其圖之帝從之招納二女陽寵市乾鹿文既而市乾鹿文奏曰妾有一計得從兵兩人足以辦事帝聽之市乾鹿文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卧密斷弓弦從兵進殺之帝惡其大逆誅市乾鹿文以妹市鹿文為火國造襲國悉平

禎曰市乾鹿文之殺其父可以為大逆矣帝之誅之固是也然以堂堂帝王之師討叛賊何藉一女子之力之為且使卜子圖其父悖倫理亦甚矣

既誘之使為逆。又從誅之。果何義哉。一臣之進策。帝之納之。皆可謂過矣。

仲哀天皇八年己卯春。幸筑紫居香推行宮。秋九月。會群臣議討熊襲。皇后以為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從。親戰不克。九年春二月。帝病崩于香推行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令大連率群臣守行宮。而令武內宿禰密奉喪殯于穴門豐浦宮。終決策征新羅。諭群臣曰。此事不必諉之汝等。吾自當之事。成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於是遣鴨別當熊襲而自

齋戒禱神祇。為男裝。誓師而發。冬十月。至新羅。新羅王波沙寐錦。不意我大兵奄至。惶遽出降。后命納質子。申盟約。徵犒師金帛八十船。遂為歲貢。定額高麗百濟竝望風歸款。乃置官司。凱旋十一月。至筑紫。十二月生皇子。名譽田別。辛巳歲二月。皇后奉皇子帥百僚。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奉梓宮還京師。賴襄曰。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

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孽終不可拔者蓋
 倚新羅為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事如武內者必
 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
 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勦不聽而親戰敗劔
 病創終崩 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
 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
 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
 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
 下矣特以蹋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

方託之神明日神告我以寶玉之國 帝不從故
 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舞從兵之語耳史氏
 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
 也
 禎曰神功之征新羅也反賊在近舍而不討大
 喪在前秘而不發奉遺胎而不待分娩汲汲乎踰
 海波而加兵於殊域必當有其說矣 神功英明
 何必貪求寶貨之如此汲汲乎哉賴氏之說或得
 其實矣

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攝政癸未歲正月皇太后立譽田別為皇太子時年四歲

史論曰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為即真以列皇統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為天子者而為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真也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

神功皇后攝政六十九年崩皇太子即位是為應神天皇

史論曰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為皇太子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怡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

后長存則吾終身為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

禎曰。帝年七十。猶為太子。如將終身者也。與其兄麴坂忍熊二王之爭貪天位。起兵而禦其母者。何其霄壤也。盛德傳乎萬世。愈遠而愈顯者。誠有故也哉。

應神天皇九年。遣武內宿禰巡察筑紫時。其弟甘美

內譖於帝曰。武內據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帝信之。遣使殺武內。有真根子者。代武內而死。武內竊逃歸。詣闕自明。帝使兄弟探湯。以質情偽於神祇。甘美內服罪。

藤井臧曰。真根子此舉有功過。紀信者何則。如彼榮陽之難。漢王不自決死。紀信縱不誑楚。安知不王別有奇策以出圍乎。武內宿禰則否。既自決其死。真根子諫之。代之以死。若不然。則宿禰必塗肝腦於紫陽。何以獲還皇都。以立後功於天下哉。是

真根子功。所以為過紀信也。

十五年百濟王使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帝問之曰。汝國有博士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乃遣荒田別徵王仁。百濟王使王仁入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文教之興始此。

巖垣松苗曰。帝始召博士於西藩。授經典於皇子。以興明倫之學。爾後為政必由儒道。後世遣使于唐。命留學生益明斯道者。帝固創之。嗚呼。帝寔為萬世億兆君師。故於列聖中特廟祀之。

與皇祖並稱。以其德不可諉也。

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其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哉。載之以

文彼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冶織
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
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為自彼來者
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
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云
者乎陋哉且夫先主已取而用之著為令典矣
而敢非議之是議先主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
也

禎曰人之有仁義忠孝固天之所賦也而其驕狠
教惰亦氣質之偏人不能無之也有其實則有其
名凡自天地陰陽風雨寒暑以至於人物百事有
其實則命之名以便稱呼自然之勢也聖人以其
善者為法而懲其惡者教之所由起也今人家有
子弟孰不教之忠孝恭儉而戒其教狠驕惰乎人
君之子視萬民亦然故一家之教乃一國之所以
教也此道也窮天地亘古今人類之所在無適而
不然焉何有彼我區域之別哉故雖我邦之人忠
孝仁義固同一性但古未有文字之紀之耳故及

漢土書籍之來而隨其名稱而稱之又以為教亦自然之勢也而近世有以其名義文字皆自彼來槩為出於彼土聖人之作為而欲廢而斥之者因斥我先皇博求善之公心而非之泝上古未有文字之前而指其荒唐繆悠之說以為道自應神以往列聖之所為皆不屑之矣是蓋出於其忌克之私心而非公平之見也然欲對漢竺而別創一道者勢不得不然焉耳又曰世俗以應神帝為武德之神者則否矣蓋

自源賴義世世奉而祀之至賴朝特極其崇敬而武威日烜赫終以成霸業矣於是乎諸州承其風所在闕其宮武弁之家奉以為司武之神焉耳不知神帝是文教之祖而其武功則無所見矣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及天皇崩太子避之菟道讓位于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為天下之君矣且昆上而弟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願王登帝位大鷦鷯曰先皇謂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預選明德以為貳我雖不敏豈違先

皇之命乎。固辭弗嗣。相讓空位。垂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歸而大鷦鷯執志益確。太子知其不可奪。乃自殺。大鷦鷯驚馳至菟道。慟哭盡哀。乃葬於菟道山上。於是登祚。是為仁德天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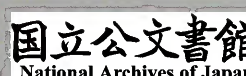
藤井臧曰。仁德之於先帝。生則深懼傷其志。崩則深恐違遺命。太子自裁。迫於不獲。已方始登極。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天皇之謂乎。應神帝徵百濟王仁。是本朝經學之權輿也。蓋天皇資質粹美。加以聖賢之學。宜其仁孝誠敬之至如是也。

青山延子曰。立子以長。年鈞以賢。此萬世不易之大經也。應神以私愛立少子。固失長幼之序。夫帝之立之。以嫡耶。仁德嫡也。稚郎庶也。則仁德宜立。而稚郎不宜立焉。以為賢耶。則仁德最賢。稚郎雖賢。不宜以弟先兄。雖然。稚郎既居儲位。名分已定。則稚郎之讓。仁德不得不辭焉。然則稚郎何以不讓於應神。建儲之時。而於應神既崩之後。曰。應神愛稚郎而立之。而稚郎讓

之是傷父志也。故隱忍至是。殺身以成其志。若稚郎者。可謂仁且孝矣。稚郎之薨。仁德不獲已。而後即位。則兄弟相讓。兩得其宜。應神始崇文教。以禮讓為天下。其効如此。國家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禎曰。泰伯之讓。孔子稱為至德。夷齊之相讓。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仁德兄弟之相讓。亦求仁而得仁。死而無怨者也。可不謂至德乎。

仁德天皇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聖。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遠望。人烟不起。以為百姓窮乏。家無炊者。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其後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為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



史論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為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敝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既富。爨烟盛起。百姓請輸稅。調修宮室。而帝不聽。又經三歲。然後聽之。勿亟于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為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為侈。務導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

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是可以贊。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觀矣。賴襄曰。仁德之所以為仁。可知已。仁德之言曰。天為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

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

禎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恭儉得之以驕泰失之者也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富貴而能不驕泰者其與幾人大抵富貴之家生而安飽縱情逞欲驕樂淫侈莫所不至焉於是乎國弊民瘵刻剝之政隨起下民怨咨幾至危亡矣今帝生於萬乘之上有四海之富而恭儉為德仁恕為政未數歲五穀豐穰百姓殷富及其末年海內清平幾致刑措民之仰之如父母是帝恭儉之效也後

之有國家者可不仰而法之哉

十一年冬命築茨田堤水勢猛悍堤壞而難塞者有兩處帝夢有神誨之曰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衫子用此二人以祭河伯則必得塞乃索獲此二人因將祭于河強頸悲泣投水而死而堤成矣衫子取兩匏臨水請曰願以匏之浮沈試神之真偽匏沈則以為真匏浮則以為偽若偽則吾不徒死乃投匏匏浮水上圓轉流去於是衫子得不死而堤亦成矣
禎曰帝命築堤者傷民被害也殺人以為此豈

其心之所忍哉。而帝之為此者，信夢中之神語也。夢本不足信，神豈欲殺人哉？觀衫子之設術，以免死而堤亦成矣。可以見夢之果不足信也。帝性雖明，叡學術未深，見理未精，是以有此惑也。已安。康天皇三年秋八月，眉輪弒天皇。初，大草香者，仁德天皇之子，帝之叔父也。帝欲聘大草香之妹幡梭為皇弟大泊瀨雄之妃，使根使主傳詔大草香大喜。獻珠纓以表信，使主盜而不獻。誣奏曰：大草香不奉詔。帝大怒，遣兵殺大草香，納其妻中蒂姬而愛幸之。

釋舍人

史論曰：群臣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藤井臧曰：人主之有內助，其益非小。如周宣姜后，漢明馬后，唐太宗長孫后，可以見矣。雄略皇后，一言以救舍人之死，而帝之忿戾亦立解，與夫齊晏子諫景公止殺圍人之事，蓋相近矣。帝性剛強，好殺戮，百濟采女與石川楯姦，使來目部

執二人縛手足於木置假皮上焚死之嘗見木工猪
 名部真根斫木以石為質終日揮斧不毀其刃帝異
 之問曰汝無誤中石耶答曰不誤乃使采女裸體相
 撲真根心動誤毀其刃帝怒其言欺妄欲刑之其徒
 歎惜作歌諷之帝聞而赦之晚年頗留心政事國家
 無事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

史論曰 雄略猛厲嗜殺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
 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惴朝不謀夕然天資
 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於將亡令

以幡梭配大泊瀨大草香有子曰眉輪中蒂之所生
 也中蒂既立為后於是眉輪養於後宮常欲殺帝以
 報父讎一日伺帝醉枕后膝而寢刺而弑之眉輪尋
 伏誅

關義寧曰 帝信讒殺不辜且亂人倫昏亂甚矣
 夫君人者將以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其身之不能
 正安能正天下哉 帝也昏亂無耻竟為一孺子
 所弑而取辱於萬世也宜哉
 禎曰本邦臣弑君始見于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

則死非其罪。眉輪弒帝，以為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也，豈可讎之哉？乃弒之，其為大逆，固不得免誅矣。

雄略天皇五年，帝獵葛城山，皇后從焉。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且刺之。舍人怖而避之，豬直突將觸帝，帝蹴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天下皆謂陛下荒游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之，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而還樂哉！」眾呼萬歲，遂

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為成憲也。暨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天下歸心，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之所無也。

禎曰：凡人氣質之偏，不能無過也。而過剛者流暴惡，過柔者入邪媚，唯能改而遷善，是為貴矣。易曰：「頻復厲无咎，猶愈於迷復之凶矣。」終身為不善而不悟，焉能免凶咎哉？桀紂秦政是也。帝末年頗留心政事，海內致清寧，是則可嘉尚矣。

億計王弘計王兄弟履中天皇之孫也。父曰市邊押

磐皇子雄略帝之殺押磐也。帳内日下部使主奉二王避難於丹波。余佐郡後二王至播磨。明石為忍海部造。細目家僮會國司來目部小楯來宴。細目家知二子之為皇孫。還具奏之。清寧帝大喜曰。朕無子。可以為嗣。乃迎入宮中。立兄億計為皇太子。弟弘計為皇子。帝崩。太子讓位於弘計。弘計固辭不從。其姊飯豐皇女臨朝聽政。未踰年而薨。太子自奉璽而授弘計。弘計固辭不受。太子與大連室屋大臣真鳥率群臣勸進。弘計不得已即位。是為顯宗天皇。以兄億計

為皇太子。天皇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留心政事。卹孤養老。薄歛省徭。百姓殷富。歲比稔穀。斛直銀錢一文。在位三年崩。皇兄即位。是為仁賢天皇。天皇性謙恕溫慈。聰敏多識。官稱其職。海內無事。為治專以仁惠。民安其業。戶口蕃殖。在位十一年崩。史論曰。顯宗以弟先兄。以仁賢為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偽。一旦垂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慎乃儉德。飾躬行化。咸熙

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宋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為兄弟者。於是取則焉。二帝庶幾乎。

禎曰。仁賢顯宗之相讓。出乎友愛之至情。而無少嫌疑焉。固盛德之事也。然顯宗以弟而先兄。以兄為太子者。名義不正。頗亂倫叙。惜哉。不如秦伯叔齊滅跡遠遜。稚郎子之確執其志矣。

顯宗天皇二年八月。天皇謂皇太子億計曰。吾父先王無罪而為大泊瀨天皇略雄所殺。吾聞父之讎不共戴天。我欲壞其陵。摧其骨。以報父怨。何如。太子泣諫曰。大泊瀨天皇君臨天下。四夷威服。我父先王雖為皇子。人臣也。尊卑分定。禮固不讎。君且我兄弟。蒙先帝清之殊恩。以至今日。大泊瀨天皇即其父也。今陛下不報先帝之德。而發其父之陵。無乃不可乎。天皇嘉其言。乃止。

禎曰。顯宗篤於其親。而未達君臣之義也。仁

賢明君臣之分全父子祖孫之恩可謂精於義理矣。初，安康帝立，僅三年，未立太子，遇弒而崩。於是雄略殺其二兄，又怨先帝，欲立市邊押磐，因誘殺押磐，然後即天皇位。雄略殘暴，固有罪矣。而押磐之於雄略，未有君臣之義，則於其未即位之際，為其子者，為父復讎可也。雄略既即位，則為天下之君，臣固不可以讎君也。且顯宗承大統，則雄略為其祖，孫又不可以讎其祖也。嗚呼！微仁賢之言，則顯宗殆誤大義。仁賢之

德不亦偉乎。

武烈天皇好刑名，日晏坐朝，斷獄得情，鈎幽伸枉，然性殘忍嗜殺。凡諸慘刑，皆自臨視，剗孕婦，觀其胎，令宮女與馬交脫，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伏入塘，撼自把矛，候其出而刺之，使人登樹剪伐而倒之，或從下射之，覩其顛墜以為笑樂。且好田獵，出入無時，不避風雨寒暑，又沈湎于酒，淫虐無度，驕奢暴斂，不知天下之饑寒。在位八年崩。

史論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距諫。

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
 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
 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
 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鈞幽伸
 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歟
 禎曰帝殘暴如此使其久在位則天下豈能堪
 哉非禍起於蕭牆則四方或瓦解矣其早崩則幸
 也

繼體天皇七年詔曰所寶惟賢為善最樂聖化憑茲

遠扇玄功藉此長懸二十四年詔曰自磐余彥之帝
 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朕承帝業於
 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土脈膏腴穀稼有
 實竊恐元元由斯生侈俗藉此成驕故令人舉廉節
 宣揚大道流通鴻化官能之事自古為難

禎曰帝汲汲乎以求賢為務此等詔真帝王之
 寶訓政治之至要後之君人者欽奉循守莫敢違
 則國家雖欲不治得乎

二十一年筑紫國造磐井叛帝將討之命議可將者

僉曰。正直仁勇。曉兵事。無出於大連麤鹿火之右者。帝曰。可。詔曰。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河決戰。如風發重詔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勗哉。恭行天罰。帝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明年十一月。麤鹿火與賊戰于筑紫御井。遂斬磐井。筑紫悉定。

禎曰。帝之擇將。命將皆得其道。既擇其人。任而無疑。不敢自內掣其肘。宜矣。麤鹿火之一戰。能成其功也。

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獻釋迦佛金像。及經論幡蓋等。上表稱贊其功德。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雖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之福德。果報祈願。依請無所乏缺。帝以咨群臣。蘇我稻目曰。西蕃諸國。皆尊禮之。我邦豈獨違乎哉。物部尾輿。中臣鎌子等言。蕃神不宜禮。帝從之。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向原家為寺。時諸國大疫。久而愈甚。尾輿等奏疾疫之起。實由禮佛。宜速毀佛像。以求後

福帝納之乃命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焚伽藍
 林恕曰。欽明馭寓蕃國始貢佛像我邦之風儀
 始變釋氏彌蔓之禍根於此
 巨正純曰。佛像始來本朝天下疫肉裏始火此時
 百濟聖明王淫佛為新羅亡。梁武帝淫佛為侯景
 亡亦此時也。

巖垣松苗曰。百濟王聖明深溺佛說遂獻佛像於
 本朝而是後為新羅所攻為擒而見殺所謂福德
 果報者何在。稻目子馬子亦繼父志好佛聽天堂

快樂之說流涎蕩心益極奢慾至弒 崇峻帝孫

蝦夷曾孫入鹿相續為逆噫我邦於佛法稻目馬
 子之崇奉為始而人臣縱慾弒君者亦馬子為始
 也先是眉輪有弒 安康帝是坐童年不知君上
 不可讎之義耳如馬子者天下共討之賊也而使
 其老死牖下可嘆哉。

禎曰。信佛者未必獲禍亦未必獲福也。而世
 之佞佛者唯悅其福德果報之說焉耳。是以利心
 盛而義理昏。往往至危亡國家者非信佛之罪而

惑利之禍也。及其罹乎禍而佛亦不敢救之。則其不足信亦可知矣。

敏達天皇立以物部守屋為大連。蘇我馬子為大臣。馬子崇信佛法。修治佛宇。守屋素不喜佛法。白帝毀塔宇。燔佛像。又捕馬子所信三尼。撻之。由是與馬子有隙。其後馬子依病請奉三寶。帝素好文史。不信佛法。謂馬子曰。汝獨為之。勿惑他人矣。

史論曰。敏達英明。不信佛法。詔馬子曰。汝獨為之。勿惑他人。天語可謂簡要。此知其法之不可也。

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為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毀絕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戶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瀰漫。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也。

又曰。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狷構難。兵敗。孛戮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

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箱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

國史纂論卷之一終

國史纂論卷之二

長門 山縣禎 編

崇峻天皇五年十一月蘇我馬子使東漢駒弒天皇群臣議立炊屋姬皇后敏達是為推古天皇立豐聰耳皇子為皇太子攝行萬機
林道春曰馬子弒崇峻太子何黨馬子而不討賊哉太子宗室也已稱守屋之惡起稻城之役守屋未嘗弒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弒逆而因循以從之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

史論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女古推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弒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而帝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勅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

又曰。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為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是。今子弒其父。臣弒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

關義寧曰。君遭弒逆。臣民皆得討之。况廐戶之聰明才智。高出一時乎。宜聲馬賊之罪。加赤族之誅。以雪天下之憤也。而視之猶父。滋寵異之。何耶。廐戶憲法曰。下無禮。必有討。馬子臣弒君。無禮莫大焉。必有討之語。亦何食言耶。廐戶之意可見矣。

青山延于曰。神武以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
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即真。而女主即真
自推古始也。厥後皇極持統相繼即位。甚
至聖武以孝謙為儲貳。蓋由帝之作俑也。
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易制。故立已出以
成固寵保位之計。卒馴致蝦夷父子僭逆之端。嗟
乎。神功臨朝而懸象失光。推古在位而盛夏
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
事乎。

賴襄曰。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
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
矣。庶戶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真擅乎
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
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
誦咒媿典禮。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
善清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清行特言其費而
已。不知其顛倒是非。混淆善惡。列於洪水猛獸之
害。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

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端者，厥戶馬子也。可勝慨哉。

禎曰：當是時，豐聰與馬子方興佛法，於是盡誅除排佛者，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之徒，獨與馬子固結為黨。固是私意耳。凡世之信佛者，亦唯悅其福田利益之說，則本皆出於私心，何有於義理矣。蓋人私意一萌，則知識昏蔽，是非顛倒，莫所不至焉。豐聰之不能討馬子，亦不足怪也已。

推古天皇十一年，皇太子始定官位十二階。十二年，作憲法十七條。二十八年，與蘇我馬子議撰天皇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紀。

禎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為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及蘇我馬子之所矧，而以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為無謂矣。神祖天照太神，又稱日神，以象日者太陽也。而謂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為祖哉。是以皇嗣忍穗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皇子豐聰與蘇我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木

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又與馬子議撰天
 皇紀稱神祖為女主。二子所為當世誰敢非議
 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
 聰慧絕倫。自古稱之為聖德。聖則我不知也。如其
 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
 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蘇我入鹿專橫日甚。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豐聰太子之子
 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
 斑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出。匿膽駒山中。其臣為

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
 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斑鳩寺。入
 鹿又遣兵圍之。王使人謂之曰。吾不忍兵爭殺。無辜
 故。以身命賜汝主也。竟與子弟妃妾俱縊而死。
 永井定宗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以利己。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
 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
 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
 使天下安泰可也。而王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

臣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巖垣松苗曰王聖德太子之子故為佛氏之慈其弊不帝宋襄之仁也且聖德太子深信佛而其子遭族滅佛果不足信也後世浮屠氏多作之說者要皆遁辭耳。

皇極天皇四年夏六月中臣鎌足與中大兄皇子謀誅蘇我入鹿初入鹿既殺山背王無復顧忌雙起父子之宅於甘檮岡稱曰宮門稱其子曰王子構柵門於宅外常使兵士警衛又起一宅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每出入從兵士其僭擬如此時鎌足稱疾退居憂入鹿專橫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皇子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樹下皇子靴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得親近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受學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鎌足乃勸皇子與蘇我倉山田結昏以為援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綱田會三韓使至欲以其進貢之日舉事及期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

中大兄戒衛士閉諸門親執長槍立殿側鎌足持弓
矢警衛匿二劔於貢櫃中令佐伯子麻呂與葛城綱
田執以斬入鹿倉山田讀表將盡鎌足促子麻呂子
麻呂畏縮不發倉山田手戰聲顫流汗沾背入鹿怪
問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
入斫入鹿子麻呂等繼進遂殺之中大兄又遣巨勢
德太古討蝦夷蝦夷悉焚古今圖書珍寶而自殺
林恕曰蘇我氏歸異教專國柄弒崇峻立女主
治世三紀豐聰攝政白馬之經作堆赤鳥之僧滿

朝舒明皇極之間蘇我氏累世之權殆欲亡
天宗幸有天智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
首其族殲矣而豐聰亦絕後然則好佛之福其安
在哉
關義寧曰馬子廐戶殺二皇子穴穗部又守屋勝海
終弒天子而興夷狄之法擅奸構以壽終于家當
此時猶無天也而今觀二子之子孫族滅而無遺
類則所謂人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者豈虛言
哉

國史本紀
卷之三

五井純禎曰。佛法入漢。楚王英首好之。尋以罪誅入三韓。百濟王首好之。乃為新羅所殺。入我邦。馬子父子首好之。馬子弒。崇峻帝其子孫皆謀逆。伏誅。儒教入我邦。菟道王首好之。孝友仁讓。藹然可觀。

禎曰。我朝外戚之專權。蘇我氏為始也。前朝寵馬子太過。遂至於使蝦夷父子謀僭逆矣。書曰。罔啓寵納。侮觀彼歷代外戚專權。宦官肆橫。藩鎮跋扈之類。皆其始。啓寵以納侮者也。而其勢既極。則至

於不可圖焉。人君操縱之術。不可不謹其微矣。孝德天皇之立也。詔問治民之方。二年。戒諸國司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歲詔諸國。作戶籍。置關防。斥候驛。郵且設鐘。及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詔諸國。修兵備。又禁私賣地。及兼并貧弱。詔定葬制。禁殉死。罷市司。及津渡。諸征議。定禮法制。七色冠。定位十三階。五年。改制十九階。冠置八省。百官白雉。三年。定班田之法。

史論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十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者。孝德以慈儉為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舉。萬目畢張。懸鐘設匱。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蠲市司津濟之稅。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戶籍。禁兼并。辨上下。定民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如其戒國司之詔。富哉言乎。此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觀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真好儒術。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矣。

禎曰。天皇深崇儒術。銳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綱紀悉舉。本邦之文物。於是為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開。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是其時也。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如其刻千體佛像。召僧尼二千餘人於禁中。而

讀一切經。及燃二千七百餘燈。有幾乎愚惑者。亦義理未明之失也。

又曰。世有主太古之簡朴。別創一道者。其意以為本邦簡朴之風散。而趨華靡。淳厚之俗變。而流詐偽者。是先皇慕漢土文物之失也。余謂為此說者。其意善矣。然其於天地之理。則未達也。試以一歲氣運言之。春陽生物。其初未暢達。盛夏長育之燁燁乎美矣。秋冬肅殺之氣至。枝枯葉脫。而後春意復生。是一歲氣候之變化也。天地之氣運亦然。

其初也。淳朴未散。及風氣漸開。淳變朴化。而文明光華。郁郁乎盛矣。盛極而衰。禍亂乃生。亂極禍稔。其而後復其治。是天地氣運之變化也。故治亂盛衰。則天地之氣運。而人情趣向。亦與時推遷。是自然之勢也。故聖人有通變之道。隨時而變化。其道不窮矣。孝德天智之間。實本邦氣運極盛之時也。於是乎制禮法。興文物。燁燁郁郁。以稱人情時勢。亦氣運之自然也。今欲使太古簡朴之風。長無變。人情趣向。常如一。則非天地自然之理也。

大化五年。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誅入鹿有功。帝寵異任右大臣。賜以金策。至是其弟日向。譖之太子。太子信之。遂奏帝。帝遣使問事。之虛實。石川麻呂對曰。臣當造朝而面陳。帝又遣使問之。對亦如初。於是帝遣兵圍其第。石川麻呂逃入山田寺自殺。既而太子籍其家。得其所自記。始悟其寃。遂貶日向為太宰帥。

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

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帝以譖遽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為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過欲殺己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帝不容而後死。為未晚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輒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青山延于曰。石川麻呂與藤原鎌足誅入鹿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况其無罪乎。而一旦信

讒戮及無辜。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礪少恩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帝於是乎失刑也。

白雉五年冬十月，孝德天皇崩，皇極帝再踐祚，是為齊明天皇。

史論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謚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

禎曰：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

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晚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諂，宜矣。而後世上謚一帝有二謚，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謚，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也。

天智天皇初稱葛城皇子，又稱中大兄，與中臣鎌足謀誅蘇我入鹿有功。皇極帝欲傳位，固辭而止。孝德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及皇極帝重祚，仍在儲位。七年秋，帝崩于朝倉行宮。皇太子素服稱制，奉梓宮還難波。太子性至孝，服除未行登極之儀。七年春正月，即天皇位。

天林恕曰。齊明重祚。天智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威風震動大唐。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喪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徵時學。周公孔子之道。史稱學周公孔子之道于南淵先生之驗。於是可知焉。

史論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慙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

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孝德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質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八年冬十月。中臣鎌足有疾。帝親臨其第。問病且問所欲言。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勞於國。唯願死而薄葬。尋賜姓藤原。授大織冠。拜內大臣。是月鎌

足薨。鎌足為人忠亮。知莫不言。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及薨。帝尤悼惜。臨弔賜賻。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于孝德。齊明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為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為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為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

十年九月。帝不豫。十月。病大漸。召皇太弟。幼名大海。人在東宮。屬後事。蘇我安麻呂密告曰。應對必加意。皇太弟乃知有內變。讓于皇子大友。請祝髮為僧。帝許之。賜以袈裟。皇太弟乃逃入吉野。於是立皇子大友為皇太子。十一月。帝崩。帝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文物憲章。粲然可觀。規模宏遠。振古未有云。

青山延于曰。帝以不世出之資。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顛。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謙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昭烈之於諸葛亮。茂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帝為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禎曰。帝至性孝順。恭儉為政。繼孝德之遺緒。禮文大備。固盛德之主矣。唯其因愛而遺義。至其病革而遽易儲位。遂以致內亂。是則帝之失也。

天皇大友元年壬申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先是。朴井雄君來告皇子曰。朝廷敕美濃尾張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以為非。唯為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吉野。舍人運私糧者。皇子令人廉之。果然。乃怒曰。吾之所以遁世者。本圖全身。事勢既然。吾豈坐取亡乎。六月。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於美濃。差發兵衆。使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於是

皇子東行。使伊勢國司三宅石牀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帝發兵與吉野諸將戰。連戰不利。村國男依等進薄瀨田。帝悉眾軍橋西。將軍智尊率精銳為先鋒。吉野兵冒矢以進。守橋悉亂。智尊怒。斬退者不能禁也。智尊戰死。軍遂敗績。大養五十君谷鹽手與村國男依戰于粟津。敗死。左右大臣群臣皆逃。帝崩于山前。時年二十五。明年大海人皇子即位。於飛鳥淨見原宮。是為天武天皇。

天史論曰。至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是非。大友

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安積覺曰。天武帝背天智之盟。而虐取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孝謙帝。而天武之統

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為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胤則為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為僧而遁吉野。於是立大友為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舉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

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人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焉。能免為逆乎哉。

或曰。天皇崩皇嗣未即位而崩則不得列皇統。本邦舊有例。大友雖承天智之後未及行即位。

之禮而壬申之變起。大友亡。天武即位則是
天武宜繼天智而大友不得為正統也。曰如
子之言則齊明帝崩。天智稱制六年而後即
位。後柏原帝立二十年。後奈良帝立十年而
後皆行即位禮。此數天子皆多歷年所而後即位。
若未及行即位之禮而崩則是皆不得為正統而
其間皆為虛位乎。曰是恐不然也。曰然則大友
以皇太子承父後奉劍璽立朝廷稱制踰年則其
宜列皇統亦何疑哉。

天武天皇九年立皇子草壁為皇太子。朱鳥元年天
皇崩皇后臨朝稱制是為持統天皇。三年太子薨太
子有子曰珂瑠尚幼。天皇將立皇子高市為皇太子。
高市又薨。天皇會百官議建儲。衆議紛紜久而不決。
葛野王進曰。開國以來子孫相承以登帝位。若兄弟
相及亂之所由生也。今聖嗣自定固不可易矣。弓削
皇子將有言。葛野叱之乃止。帝嘉之遂立皇孫珂瑠
為皇太子。文武帝是也
藤井臧曰。葛野王其知禮乎。專勸君以貴嫡賤庶

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膾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王蓋暉乎此義故斷然請立珂瑠非知禮者乎又按宋昭憲太后遺命太祖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後來趙普等以為太祖誤矣我持統太后則異於此聽衆議而能察其是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庶可謂明矣夫定國本莫先於明嫡庶之分分明則絕覬覦之路杜僭竊之源使夫佞巧之姦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不寧乎若夫擇賢相傳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賀百官班列蕃客陪位設建儀仗文物之美大備二月丁巳始釋奠先聖先師於大學寮
史論曰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平治極盛之

時歟。此雖由帝天資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

永井定宗曰。應神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今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

大寶二年。太上皇

統持崩。明年火葬於飛鳥岡。

青山延于曰。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為之衣衾為之棺槨殯殮之葬埋之。又為之祭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為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况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為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

禎曰。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文武之賢明。猶為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之者。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國史纂言 卷之二

慶雲三年帝不豫欲禪位於其母阿閉皇女固辭不受明年六月帝崩群臣奉遺詔固請即位於是皇女即位是為元明天皇在位八年傳位於冰高內親王內親王立是為元正天皇在位九年禪位於皇太子

聖武

史論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為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齒幼穉未堪負荷大業廼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

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為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任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無可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偉矣元正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

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邳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利於己也。故君死

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文武崩時。太子幼弱。

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阼。

元明帝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元正帝。皆擇賢

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文

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元正

之愈矣。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冬。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紉。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

凡厥吏民豈可不勗歟。養老五年三月詔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欲家家貯積人人安樂頃者旱澇不調農桑有損遂使衣食窮乏致有飢寒言念茲良增惻隱今減課役用助產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歲之調自餘七道諸國亦停當年之役。

六年七月詔曰朕以膚虛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晚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八月

月詔曰聞今年少雨禾稻不熟其京師及天下諸國當年田租並宜免之。

七年二月詔曰乾坤持施燾載之德以深皇王至公亭毒之仁斯廣然則居南面者必代天而闢化儀北辰者亦順時以涵育是以朕巡京城遙望郊野若春仲月草木滋榮東候始啓丁壯隴畝之勤時雨漸澍蟄蠢有浴灌之悅何不流寬仁以安黎元布涼化而濟萬物乎宜給戶頭百姓種子各二斛布下常整一口令農蠶之家永無失業。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倍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覈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者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木也。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垂恩

以結其心也。不知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強其本者。必培而沃之。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為。亦察於此爾。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禎曰。帝以政治之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在食貨。下詔而勤民耕織。又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設儲蓄。以備年荒。可謂知務矣。至旱澇違時。年穀不熟。則惻然責己。除田租免課役。以恤百姓。可不謂盛

德之事哉。觀其養老七年之詔。實見至公至仁。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其巡京城而給百姓種子。即省耕而補不足之舉也。史家稱以女中堯舜。蓋亦非過論矣。

養老五年。地連震。乃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文武庶僚。自今以往。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宜極言忠正。

二月。日暈如白虹。召左右太辨。及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身居

紫宮。心在黔首。非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又詔曰。去年災異之餘。延及今歲。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致之異。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情乎。其有政事不便。事悉陳。無諱。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

禎曰。帝屢下詔。以求直言。極諫。知為君之艱。以

天下為己責者也。其遭災異恐懼自責，求言深切，篤至，皆可以為後世人主之法矣。

養老五年詔曰：凡鷹、靈、圖、君、臨、宇、內、仁、及、動、植、恩、蒙、羽、毛、故、周、孔、之、風、尤、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其、放、鷹、司、鷹、狗、大、膳、職、鷓、鴒、諸、國、雞、猪、悉、放、本、處、令、遂、其、性、從、今、而、後、如、有、應、須、先、奏、其、狀、待、勅、其、放、鷹、司、官、人、等、且、停、之。

六年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山，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之薄德，致此歟。百姓燹

萎甚矣，宜大赦天下。令郡國司審錄冤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務加存撫。自養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流罪以下，繫囚見徒，咸從原免。其八虐劫賊，官人枉法受財，強盜竊盜，故殺人，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例。

禎曰：帝屢大赦天下，又詔令放鷹狗鷓鴒雞猪之類者，雖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其至性惻怛之所發，愛民而後及禽獸者也。與齊宣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養老二年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菜菓。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教者。輒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溉。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為稱首。及卒。百姓祠之。

禎曰。昔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首名治民。勸之生業。曲盡事宜。民初斁其勞。而怨之。後享其利。而悅之。是與子產之從政。皆是盡誠以治民。不違道。以求譽者也。大抵世之為吏者。因循姑息。以悅民。以求一旦之譽。是其實功。不至於民者多也。如首名。誠可以為為吏者之模範矣。

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丸。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丸七歲。詣闕請曰。父石勝家

貧為養兒輩故盜司漆因得罪今將投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沒為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志特命釋石勝

藤井臧曰幼而智過人者晉王戎漢黃婉唐孔穎達王勃之類自古為不羈也然至孝動人如後漢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文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如釋父之

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察其實情而時為之可矣文部氏之三兒幼弱欲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况其罪非大辟極刑乎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詔曰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戰兢兢夕惕若厲懼一物之失所睠懷生之便安教命不明至誠無感天有星異地顯動震仰惟災眚深在予昔殷宗脩德消雉雉之災宋景行仁弭熒惑之異遙瞻前軌寧忘誠惶宜令所司度三千人出家入道

并左右京及大倭國部內諸寺一七日轉經憑此冥福冀除災異

四年八月甲申勅皇太子寢病經日不愈自非三寶力何能解脫患苦敬造觀世音菩薩像一百七十七軀并經百七十七卷禮佛轉經一日行道緣此功德冀得平復又勅可大赦天下以救所患九月丙午皇太子薨

禎曰。帝每遭災異必下詔而責己賑恤百姓存慰鰥寡憂慮疾病又屢大赦天下歲必至數次蓋

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皆至性惻怛之所發必非飾情以求虛譽者也然屢赦罪而犯罪者益多數度僧尼而游民日繁造佛像建寺塔費財不訾皆無益於國家而貽害於後世蓋信佛之惑也孔子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嗚呼人主不明乎義理之學雖有仁慈之心不免愚惑之蔽亦可惜哉。天平元年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好文詩多交游有告其私學左道陰謀不軌即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鞠

問賜死坐流七人

賴襄曰。聖武之為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竝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僧玄昉出入兩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知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耆不能有為邪。抑勢有不可也。何者。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勲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而為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戚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而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為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是君

也。而二親王不敢為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是君

權所以漸下移。非待_テ文德清和而然也。

十一年十一月。藤原廣嗣反。伏誅。廣嗣。字合之子。有文武才幹。初僧玄昉為僧正。居內道場。寵遇日盛。屢稱說法。近侍皇后_{子光明}。頗有醜聲。聞於外。廣嗣惡之。又與吉備真備不協。上表請斥_下二人。帝不納。廣嗣妻有姿色。廣嗣赴任太宰府。_{時為太宰少貳}留居京師。玄昉欲姦_セ之。妻告之。太宰府廣嗣聞而大怒。至是遂反。朝廷遣大野東人等討之。東人等擊廣嗣軍。破之。廣嗣奔松浦。官軍追禽。併其弟綱手斬之。

史論曰。甚矣佛教之為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菁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為。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

永井定宗曰。玄昉恃榮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宮闈。以犯佛戒。廣嗣上表請斥之。固宜矣。而天皇信淫。浮屠不敢正治體。却殺廣嗣。可謂失為君之明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此舉也。君臣兩

國史卷之二
卷之二

失之矣。

孝謙天皇寵藤原仲麻呂。天平寶字元年始置紫微
內相以仲麻呂任之。二年進太保。賜姓惠美。改名押
勝。字曰尚舅。更給功封功田。四年進為太師。五年五
月賜帶刀資人六十人。道前一百人。其冬夏衣服皆
官給之。八年押勝謀反。事覺。詔削其官位。命藤原藏
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衆潰。石村石楯禽。押勝斬之。
餘黨悉平。

押勝既誅。僧道鏡寵幸日盛。天平神護元年為太政
大臣。禪師使文武百官拜賀。二年授之法王位。法王
月料準供御。於是道鏡乘鑿輿服食。一擬天子。神護
景雲四年上幸由義宮。道鏡進異味。因得疾。百餘日
崩。

禎曰。小人之。心貪利而無厭。其未得之也。邪媚百
端。莫所不至焉。及其既得之也。未嘗以為足。極驕
侈。擅威福。竟至圖不軌矣。是以自古人主。寵臣甚
過。而不被其禍害者。罕矣。彼漢唐以後。人主喪身
亡國者。多以此。有國家者。可不戒慎哉。

國史卷之二
卷之二

天平勝寶八年廢皇太子道祖於是召群臣議儲嗣
 藤原仲麻呂欲立舍人親王之子大炊帝方嬖仲麻
 呂因從其言右大臣藤原豐成以為先皇遺詔立道
 祖王為太子豈可廢哉諫諍弗聽遂立大炊為皇太
 子天平寶字二年傳位於皇太子是為廢帝八年仲
 麻呂謀反伏誅上皇乃廢帝為淡路公

禎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
 社稷之重者也禮為家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
 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 孝謙以仲麻呂寵幸之

故違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
 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
 嗣君之廢也 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
 憎欲與之於匪人微清麻呂之徒忠直之言則天
 下不亦危乎

道鏡恃寵橫肆神護景雲三年太宰府主神阿曾麻
 呂媚附道鏡託八幡神教上言曰禪位於道鏡天下
 太平帝使和氣清麻呂奉幣詣宇佐而受神教臨發
 道鏡厲色曰大神欲令我即帝位故使卿請命予登

作則卿爲台輔耳。既出路豐永遇之干塗。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與二三子爲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宇佐。祝禱通宵。歸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以臣爲君。未之有也。道鏡敢覬覦神器。悖逆無道。天位必立。皇緒帝默然。百官失色。道鏡大怒。解其本官。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名穢麻呂。流于大隅。

史論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

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兇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藤井臧曰。清麻呂之得罪與唐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略相類。而道鏡威權之重。非易之比。清麻呂豈初不知言出禍隨。爲天下忘其身。不敢曲一言。嗟乎忠哉。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此

之謂乎。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耻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

至大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耻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禎曰。神之所以教清麻呂。果然與否。則其事隱微。

吾不敢知之也。唯道鏡覬覦神器，悖逆無道，不可不為邦家峻拒之。是清麻呂之所以忘身而抗言不敢諱也。

神護景雲四年八月，高野天皇崩。孝謙重祚，後史稱曰高野天皇。左

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吉備真備、近衛大將藤原藏

下麻呂等與從四位上藤原百川定策禁中，稱奉遺

詔迎天智帝孫白壁立之，是為光仁天皇。徙道鏡下

野國為造藥師寺別當，流其弟弓削淨人於土佐，召和氣清麻呂還京。

林恕曰：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

璽於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

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天平實字

元一年，橘奈良麻呂憤帝寵仲麻呂私謀廢立事，覺下獄。蓋徐敬業之亞匹乎。

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可

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

而光仁膺圖，天武無後，而天智之統至是

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賴襲曰：宜乎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

危於皇極兩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字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克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其功豈不偉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如此五君則槩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効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為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况

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濟乎

巖垣松苗曰光仁之不忍誅道鏡則可謂仁孝乎惜當時大臣不能以道鏡至祖宗廟數其罪而後正刑可以為萬世之遺憾也

靈龜二年阿部仲麻呂為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入唐學問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為儀王友遷秘書校書後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

呂欲與俱歸。尚書右丞王維為詩并序送行。包佶趙
 驊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海上遭風漂
 安南。唐朝傳以為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
 哭之。仲麻呂與清河復入唐。唐上元中擢左散騎常
 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大曆五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
 贈潞州大都督。實我寶龜元年也。

史論曰。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
 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
 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為。唐廷文士所推獎
 過矣。

國史纂論

卷之二

三十八

國史纂論卷之二終

